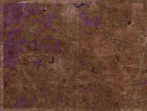


斜川集

6-6

7



刺蓮花之炬賞心者愛讀鴻文揚錦水  
之波嗜古者爭傳軼事而况貽謀忠孝  
必有達人名世子孫之至鉅製零章賸  
句等諸笠屐之遺鏤雪裁風猶是蛾眉之  
秀雖厲公遠徙早滯他鄉而華表歸  
來應憶故園一壘星聚絲井里之馨香

三代雲聯成詩歌之盛舉此淵源以續宜  
附斜川浩瀚去涯益欽蕪海也想其趨庭  
學步辟岬橫經捧研時多人誇親炙拓  
濺日之我羨專家拾珠玉之餘輝揚華絕  
俗聽損篋之疊奏奮藻驚天極海窟邊望  
逸而馳驅煙墨清茄曉角思鄉而辨台宮

商固已聲叶三雍名齊兩賦矣然而畫又  
寤寤若終難中蓬葆飄蕭深情誰告子  
抄前沒藻惜片縑之俱湮胸貯中晚唐恨  
奚囊之遺拓在彼當皇史冊空傳賢嗣芳徽  
憐茲板蕩家園莫覩長君遺集豈隻丸籙  
擅隨劫火以長焚一帙盡多與黨碑而共滅歟

甚至影響存疑鉛銖辨偽謂郵亭倡和顏  
似別過錦帙莊嚴情因李代遂致吉光終掩  
窺豹去全縱殺信稿常留雕龍鮮按闡幽  
何日考古徒殷則有激石名流吟香逸士牙  
籤寫列識窮瀛海三千蠹粉旁搜穿卷  
尼珠八百過長堤而寄慨仰止仙風歎羈宦三

澹面傾心嗣響於是訪求坡紙彙入叢書  
世係周祥絕少承魚之謬詞場獨擅遙存  
弓冶之思長言則字之華星開卷則行之寶  
唾匪特公才公望譽滿人間哉超古節古音  
風行天外此又丹鉛在手染豪素以流傳梨棗  
甘心載靈光而勿墜者也

翊清

家近潁川官遊

岷嶺次公已往曾追水竹芳踪大姓幾何試  
伯蠶業父老摩挲古碣中多兩宋科名遷  
徙適民時話三蘊譜系立功立言之後餘子  
堪師難兄難弟之家極盛誰繼勝懷往昔  
修談元祐之中興回望鄉閭每憶象賢之  
令子乃三生石畔結來文字因緣一尺冰衡

常靈考生習氣桂湖秋曉欣購異書眉嶺  
春濃親瞻遺像宗工哲匠應知玉出益田木  
本水源竟使珠還合浦爰將舊刻重付新刊  
合祖孫父子為一編駕漢魏齊梁而直上琛歲  
坡物從此俎豆全川嘉惠儒林佇見蒸嘗薄  
海矣

翊清

因人成事慚吾臆手之勞挹彼注



在幸免校讐之誤教萬言幽光迸發願世  
家大族為人後者皆能讀文章二十載夙願終  
諧看經濟文章牧斯民者當善承公志  
道光六年嘉平月上浣

中州弓翊清書



校刻斜川集原序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攷定以世豔稱之雞林黠賈時以贗本鈎致厚價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緗帙列之文房玩好間以供清賞者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昔嘗懸金購求冀獲真本以與三蘇文集並行久不可得既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人寰矣歲在癸巳

朝廷開館纂修四庫全書

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修永年於各韻

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緣全書提要將外省所進斜川集

贗本駁去乃留笥不辦繼予妹婿余編修集於孫中翰溶齋偶見

彙本亟以告予予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

大全諸書考訂譌舛增補闕遺釐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

事輒錄附焉計其卷帙祇原集十之二三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

於無意中得覩吉光片羽手鈔心誦未匝月而畢事語云物聚於

所好不信然歟友人鮑以文氏嗜竒好古先世所藏兩宋遺集多

至三百餘家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會有南鴻之便卽以錄本

寄之以文每得異書不自珍錮枕函帳祕徃徃播在藝林公諸同

好更能捐貲壽梓以續六百餘年一綫之緒俾汲古之士得家置  
一編以供弦誦嚮之誤收贗本者亦得悉行刊正頓遠劉集舊觀  
俾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奕世則又不獨爲蘇氏之功臣矣乾隆壬  
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

臣二月二十七日自京師發還元帝漢南獻表少與宮觀

中諸侯皆以歸宗族於去世世而又不得遂其志之臣以自來歸

一國臣海內外歸附之州必思本古志尊君臣臣至誠臣臣臣臣

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校刻斜川集原序

內閣中書舍人趙懷玉撰

蘇氏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寡康熙閒有

詔索之未得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真自餘贗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各與叔黨相類竄其集以欺世東南士大夫家置一編而不覺近日蜀中有新槧斜川集亦龍洲道人作也乾隆辛丑冬集大興翁學士蘇齋修東坡先生生日之祀學士手編示余曰此叔黨斜川集從永樂大典錄出可以證諸贗本之非乃取集中大人生日詩邀同人和焉會請急南下未及假鈔以爲耿

耿越六年丙午客桐鄉偶語鮑君以文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仁  
和吳君麗煌錄寄喜極欲狂亟索校閱有可據引者條疏於下雖  
未能復宋本舊觀廬山面目庶幾可睹矣夫人情於不易見之書  
則尤思慕弗釋必力購得之而後快矧祖考名德奕世稟承其文  
爲史傳所稱其行爲家庭所誦光靈未泯簡冊亦神宜爲世如何  
珍重哉今觀其詩文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  
作東坡善言兵而叔黨有論黎事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  
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軼軻道死不  
獲措其蘊於天下是則才人之不幸夫然四庫之積浩如煙海君

文於其間直一稊粟耳沉晦伏匿至六百數十年而卒顯於右文  
之世不可謂非幸矣是集著錄於宋史藝文志爲十卷陳氏書錄  
解題馬氏通考卷數皆同永樂大典所錄殘佚之餘厘釐六卷乾  
隆丁未四月付梓中間作輟涉冬而後蕝事商榷讎勘以文一人  
而已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正月



斜川集題辭

校錄斜川集寄鮑以文

仁和吳長元麗煌

蜚煙蠻雨獨相從筆下波瀾嗣乃公人誦高名瓊海外天留遺藁

玉函中

鈔自永樂大典

清游乍

識匡廬面

舊時行世皆贗本

晚景還傾靖節風

叔黨

晚景以漏明自况

寄語隱湖毛處士蘇門會策汗青功

吳麗煌寄示斜川集志喜

歙縣鮑廷博以文

湖陰水竹繼高蹤海上文章喜亢宗蘇氏昔元推怒虎

蘇氏三虎季虎大怒

當時語也

葉公今始識真龍颶風一賦猶堪補

颶風賦從宋文鑑補錄

小圃三詩

那更逢

惠州小圃五詠僅存二首

欣賞不忘知己共遠煩千里手題封

斜川集補遺原序

乾隆四十七年仁和吳君元長鈔得斜川集零篇於孫中翰寓齋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亦見此書請急南下未及錄稿蓋兩家本皆採自永樂大典中者吳君寄其鄉人鮑氏屬刻行於知不足齋是時味辛適在杭篤愛斯集喜其沈晦六百數十年之久一旦創獲惻藉慰快遂獨任剞劂役商榷體例訂証譌誤釐成六卷鮑氏與有力焉斜川集乃克流播藝林而謝幼槃之竹友集劉改之之龍洲集皆還舊觀世稱快事越廿年太歲在戊

辰

詔修唐文

善

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偶睹志隱篇叔父所居六首昔

吳君作跋致憾缺畧者屬草錄歸較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  
十五篇遺珠之憾或尙弗免就茲勒爲二卷已自哀然且於直齋  
十卷原數不甚懸絕此實叔黨先生英靈有以默相之亦趙君吳  
君鮑君之有以啟其先也世有趙君其人者吾願續而行之以饜  
飫趙君之志以饜飫天下人嗜古之志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柏山法式善病中述

永樂大典食學士齋志具此書請急前不末

四十年以味吳君文是後縣徐川集寄欲飲託中傳濟

八之賦世思

宋史斜川先生本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

長元棗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  
是年東坡年三十七任杭州通

判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軾

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

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

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軾卒於常州過

葬軾汝州郟城小峩脣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

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鄆城

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

宋史卷八十八本傳  
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  
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鬻籍  
節笈篋遠籥

以口舌爲事... 效... 英... 因... 命... 卦... 下... 子... 復... 七... 厥... 學... 卒... 效... 澤... 德...  
... 善... 相... 需... 常... 一... 喪... 自... 然... 不... 賦... 其... 讓... 際... 至... 斯... 生... 歡... 矣... 行... 志... 烈... 輝... 異...  
... 朝... 宗... 及... 爾... 映... 英... 廉... 望... 慈... 惟... 憂... 勤... 在... 前... 亦... 無... 天... 降... 慶... 眷... 之... 以... 上... 既... 在...  
... 以... 指... 頰... 頰... 滿... 溢... 欲... 振... 儲... 結... 不... 文... 雄... 爲... 吳... 池... 尚... 昔... 升... 亦... 承... 登... 酒... 輝...  
... 精... 敏... 半... 珠... 蒸... 輝... 映... 赫... 壯... 嚴... 半... 十... 六...  
... 文... 武... 兼... 善... 主... 氣... 滿... 寧... 且... 年... 十... 七...  
... 文... 史... 珍... 以... 共... 主... 本... 辭...

斜川集目錄

第一卷

思子臺賦

颶風賦

代滿憲謝換官表

代崔憲謝降官表

代席帥謝知成都表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紹熙改元賀表

謝薦舉狀

謝張帥啟

代人謝啟七首

賀王憲拜水衡啟

回單靖州啟

代人賀啟七首

第二卷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論海南黎事書

夷門蔡氏藏書目叙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

送參寥道人南歸叙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叙

送范元禮叙

伏波將軍廟碑

王元直墓碑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孫志康墓碑

孫團練墓誌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第三卷

士燮論

讀楚語

蕭何論

芝堂記

記交趾進異獸

志隱

東交門箴

天寧寺鐘銘

聖壽寺住持海印塔銘

普融老真贊

宋景輝二子字說

祭叔父黃門文

祭常子然文

祭岑彦休文

梟灑亭上梁文

江天上梁文

鄆城縣遷土地祭文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二首



祈禱祝文五首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禱雨懺文

祈雨祝文二首

書張騫傳後

書周亞夫傳後

書先公字後

書田布傳後

書二李傳後

題陽關圖後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跋李防禦遺文

跋折太尉碑陰

跋南安巖主頌

第四卷

正月二十四日侍親游羅浮道院棲禪山寺

人澆

枸杞

次韻叔父浴罷

次陶淵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韻

五色雀和大人韻

冬夜懷諸兄弟

次韻大人與藤守游東山

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

送張倅彥政赴闕

郡守禱雨獲應

再和

題劉均國所藏燕公山水圖

顏樂堂

與范箕叟避暑西湖

陪郡守遊西湖泛舟曲水分韻得會字

同趙伯充遊曲水趙氏莊分韻得抱字

和叔父移居東齋

次岑彥高史強本春日書懷

二首

寄題撫松堂

寄題北海文舉堂

公山水圖

和王仲弓雪中懷友之什

二首

次韻少蘊移竹於賈文元園

二首

送在庭姪領漕歸蜀

和母仲山雨後五首

和范信中雪詩二首

小雪

湖陰有隱君子作軒曰獨樂鄉人常希古爲賦詩屬予同作

寄之

送梁與可赴中山倉

葉守奉詔祠神霄二首

北山雜詩十首

餞任况之

三月十九日同仲豫兄長率崔遐紹趙漢英游朱園放魚

歲暮見懷二首

次韻孫海若見贈十首

次韻任况之

次韻王仲弓贈史得之

次韻趙承之數詩

送伯達兄赴嘉禾

和呂居仁宿盤溪

賀李行父遷居盤溪

次韻信中郎官庵

僕以事至洛言還過龍門少留一宿自藥寮度廣化潛溪入

寶應翼日過水東謁白傅祠游皇龕看經兩寺登八節尤

目金  
愛之復至奉先作此詩以示同行僧超暉  
予寓洛陽寶壇有僧悟超類有道者與語論事能援古證今  
蓋未祝髮時讀孔氏之史書涉獵大義爲浮屠猶不廢今  
老矣不復讀也形骸枯槁真能遺世故而玩死生者送予  
至龍門陪予游東西兩山作此詩別之

次韻范信中

次韻趙承之留別

小斜川

并引

賦鼠鬚筆

子莊約况之遊西溪不至任有詩次其韻

寄題岑彥明猗蘭軒詩

和趙承之竹隱軒詩

寄題任况之樗翁軒詩

和叔寬田園六首

張幾仲召還朝其幕府趙承之送行至漳水用杜子美詩爲

韻作詩十篇既還孫志康亦取其韻追送邁方官并門因

幾仲之來遂得諸公相遇今幕府例罷不能無離索之意

故亦用此韻以見意

送趙承之官滿還朝

送王晉之還朝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用韋蘇州寄全椒道士韻贈羅浮鄧道士三首

次韻和韓君表讀淵明詩饋曾存之酒唱酬之什

送趙儀之丞汝陰

送葉少蘊歸縉雲

送八弟赴官汝南

登峻極頂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叔父生日四首

贈詩僧從信

送鄉僧世鵬遊嵩少

訪江令德修置酒泛舟

次韻曲水泛舟四首

訟風伯

雨後見月

次韻大人五更山吐月

五首

贈王子直

不詳無賴來之意

和叔寬贈李方叔

伯克韻贈孫志舉

第五卷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廣袤尺餘而九峯玲瓏老人各之曰

大壺中九華且以詩紀之命邁繼作

和大人遊羅浮山

白水巖湯泉

海南多鹿豨土人捕捉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寢則合圍而  
大周陞之獸無軼者余寓城南戶外卽山林夜聞獵聲旦有  
饋肉者作夜獵行以紀之

送人泛海北歸兼寄諸兄

弟

次韻謝民師

次大人生日

聞郭太尉出師大捷奚人擒契丹會領四軍者來獻作長句

古調一首

大隱堂爲范氏西田題



愛人堂爲李幾仲賦

地鑪歌寄伯仲

寄題折嗣益襲慶閣

蜀人宋衍蚤孤母去力學取科第遂獲見母蓋自蜀至許六  
千餘里聲迹不至逾二十年感歎茲事作此詩以送其歸  
范季遠作止齋求詩以此寄之

大雪日趙承之梁與可訪賈子莊飲爽亭孫志康不得預故

有詩怨之亦次韻和

一首

和吳子駿食波稜粥

次韻承之紫巖長句

信中惠竹以詩謝之

次韻承之重九

不睡

送呂知止

送孫志康

戲題姚美叔睡軒

送參寥師歸錢塘

題岑氏心遠亭

秋蠅篇

送仲南兄赴水南倉

謝公定以所藏文與可詩示其孫驥驥有詩次韻

志康得魚或勸捨之諸公有詩議未判吾誰適從亦賦一篇

次韻伯達仲豫和參寥子題王進之綠蔭軒

李方叔治潁川水磨作詩戲之

送粹公保德通守還朝

送叔寬弟通判瀘南

送晉融老

清源大夫吳人到官之數月鑿池引泉植芙蕖大變晉俗遂

忘江湖之想作詩寄題芙蓉亭

次韻叔父題畫木石屏風

苦寒行

松風亭詞

山行

第六卷

題鬱孤臺

次韻叔父所居六首

缺二首

次韻叔父詠竹二首

己卯冬至僮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

秋思

次韻楊良卿秋雨有感二首

王謹常再和前詩復次其韻

次韻孫志康書事

和趙朝議追詠其亡友園亭三首

遊英州碧落洞

送曇秀

東亭

椰子冠

大人生日七首

次韻叔父小雪二首

次韻叔父上巳二首

次韻叔父黃門巳丑歲除二首

叔父生日四首

與王子敏相別十年今在汝見招以書將往從之聞其齋素

卧病以詩勸之肉食

次韻趙承之寄保德倅王粹公

次韻葉守端陽湖上晏集

從范信中覓竹

信中見和復以前韻荅之

次韻韓華國相約遊嵩少

後旬日雨止遂行至大成岡初見嵩少

李方叔挽詞二首

劉晦叔挽詞二首

樗隱堂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蘊重開西湖唱酬之詩三首

次韻姚美叔約尋春之什

次韻信中

次韻張子先喜雪

和清源陳觀性喜雪

歸途次呂居仁

陪中山帥登城口號

再次韻答陳帥和詩

和新 南園

次韻程秀才求作其先人埋銘

田家書事

和楊良卿

和伯克兄唱酬二首

送李植秀才歸盱眙

雨中遊柳溪呈志康諸公

次韻任况之見贈二首

自穎昌歸况之有詩次韻

其韻

次韻徐正夫見贈

次韻少蘊二首

次韻伯克詠牡丹二首

次韻歐陽誠發牡丹

次韻孫志康牡丹二首

卜居城南二首

次韻孫志康喜賈子莊還任

橫山道中

小子齋與其友作滙亭置酒泛舟唱酬之什予亦戲用其韻

題歐陽晦叔竹癖軒

和良卿病自在告

題李微叔所藏戴嵩暮

雨圖

次韻韓文若展江五詠

山行次韻良卿見寄二首

道中真得草屨

次韻葉守端午西湖曲水

五首

次韻趙伯充雪中見招

次韻張次應見寄

叢臺

次韻承之乞魚於保德

和叔父所居六首之一

張庭實得石名小括蒼  
行軍城道中

送李文儒赴漢東教授  
山居苦寒四首

戲贈吳子野  
次韻王幼安哭韓君表

詠三瘦  
題郭熙平遠三首

斜川集目終



蘇東坡詩集目錄

精三集

蘇東坡詩集三首

蘇東坡詩集

蘇東坡詩集

蘇東坡詩集

蘇東坡詩集

蘇東坡詩集

蘇東坡詩集

斜川集卷之一  
思子臺賦

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

思子臺賦

并序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睢山人與其弟沆子凝

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

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

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

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

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胷懷髣髴也

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東坡文

集補  
錄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  
然之頽基兮竝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  
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  
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  
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  
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  
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  
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邁大患

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  
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旣  
沉冤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

原

東坡集云或  
慰夫九泉

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己往之不諫魂煢煢其歸

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  
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  
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雠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蹤於  
漢吳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旣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  
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

晒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  
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  
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  
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  
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  
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冝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  
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暉姦而敗國  
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  
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

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旣往一洗其無辜  
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  
者日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鷲  
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滅吾之蒼舒恨元化之  
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驪  
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  
今据本傳從東坡文集補錄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稷非祥斷霓  
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

戶肅然檉葉蔽蔽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

六鶴襲土囊之

一作而

暴怒持

一作掠

衆竅之叱吸子乃入室而坐斂

衽變色客日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

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

戮鼓千尺之濤濶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

列萬馬而竝鶩潰

一作會

千車而爭逐虎豹驚駭鯨鯢奔蹙類鉅鹿

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子亦爲之股慄

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

父老來嗜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葺軒檻

一作

之已折補茅屋

一作

之罅漏塞牆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

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

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

一作

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

飄然者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

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

一作

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

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

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

起滅衆怪耀炫求

一作

髮鬣於過耳目

一作

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

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

文藻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命自天遂  
頒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允爲臣子之光華撫已若驚受恩知愧  
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  
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  
亦及微臣爲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又不能奮尺  
寸之功徒竊寵榮益慙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縱湯德  
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俾無曠職之臣修  
廢舉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

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國誓死於犬馬庶少荅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刺舉已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  
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顛愚逢時休盛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  
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  
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已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  
更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  
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榆銘刻肌膚莫報

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海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俾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贄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借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閒廢之餘雨露所加乾

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  
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  
彰淑慝察臣乏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  
孱陋策其駑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叢之舊士風厚善民  
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曾不鄙夷其民故擇  
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筭小器樸斲凡材生逢日月之明  
得遂箕裘之志蚤緣一仕寔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

以延閣略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  
其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  
下歷觀祖宗之遣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指循之  
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爲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  
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光有視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  
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  
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麤守筋力  
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聳庶幾魏絳之  
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

肝之憂次蒼生成之造奉天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  
敢忘夙夜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尙縻奉稍恩波浹  
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蟲篆刻但攻無用之  
詞章濼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當睿主粲惟新之化爲稽陰興  
和市之恩猥以妄庸誤承臨遣萃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  
公爾忘私敢效肥秦之視趣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  
全歸允爲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勲華明試以

功方厲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伊朽腐之姿曲累  
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淒其身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  
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揖遜之權改定吉元併法興淳之懿置郵所布歡  
喜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厥功偉鑠盡掩前聞  
永命紹開偉文謨之不顯重熙累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  
言而決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祈來年于天宗載昭  
國是卜正月之朔旦大聳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視巍巍而有曜臣

屬叨郡印獲拜恩書清蹕而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願啟佑  
於千春

謝薦舉狀

蝸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固難期於匠石偶竊簪裳之  
餘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餽口於四方敢憚折腰於五斗抱關  
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尙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  
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一作免簿書期會之責分  
甘下走才不逾人錐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蒸楮朽實倍費於  
吹噓豈謂薦書忽光蔀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竝珪璋量



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善而矜不能出於  
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  
量無用初乏先容儻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  
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駑鈍  
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盡荷  
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

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  
似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獄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以士不自  
重則廉耻之風息公不減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

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  
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讓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  
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衰胄樗櫟棄  
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間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羸安燕幕  
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竿牘自致而左右  
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鴛之書下取抱關之吏增光蔀屋改觀  
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費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著  
龜羽儀當晉之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竝用將嘉善而矜不  
能拾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

一云抑與人  
不求其備

遂令無用濫厠甄收

若非藏垢而匿瑕孰有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繆囚  
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衰鈍祇畏簡書進不負  
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啟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與人敢厠薦論之列豈謂囊封之  
纔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靦面顏增光蔀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  
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  
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  
公卿之間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

淵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外參書殿之嚴屢  
典侯藩之寄淮陽卧治已多長儒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  
某埽門有舊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  
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茂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  
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祇汗顏竊惟爵祿者待天下  
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  
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

州舊壤全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  
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羸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  
折虜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  
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蠅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  
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  
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  
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  
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  
成之恩捐軀未已次荅卯翼始終之惠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  
微輒廁鸚鵡之列省躬無有撫已若驚惟國家留意於遠人而廟  
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  
者任贏虛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  
逮人學專爲已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迺類絳侯不知錢穀之  
對夫何忝冒下逮庸愚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  
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絕長補短無求備  
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借

又

摧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念某箕裘未學偶玷科名樛櫟棄材寢階廳仕服勤州縣之役麤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慚無匠石之能徑啟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已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荅於生

成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罷昇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譎薄猥當  
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晏之錢流  
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  
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竝豫章之楸楠治行已著於龔  
黃人物獨高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未遑辱賜書  
之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篋笥之珍

又

文藻案此似  
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慙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况此鮮虞之



舊壤蔚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  
胡虜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  
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外玷朝廷之誤恩尙處承明之祕職兼收  
竝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  
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  
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招  
攜懷遠卧鼓滅烽旣書衛霍之功行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  
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  
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  
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叅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  
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  
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  
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正  
本朝之缺失日來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擢西垣之選  
會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儀象此蓋伏

過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  
有古名臣之風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  
激厲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  
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啟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冤濫渙汗十行之  
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備身忠誠許國談經術以佐吏  
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  
國之經濟表治亂而見於書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

選將欲行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  
生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舊德消盜賊以安  
渤海旣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人忝屬  
吏風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厦  
之誠尙冀桑榆晚借餘光之末

回單靖州啟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鵬鷲之橫飛騏驎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  
用雖矍鑠以奚爲過辱緘題曲垂存藉仰君子之有道識仁人之  
用心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擲

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竝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閭里觀楊僕之  
懷黃道路聳買臣之衣繡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  
多生寒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代人賀啟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閩輟從朝著作鎮全齊恭惟歡慶竊以歷  
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尤重二千石之良將使子惠  
一方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鷄犬相聞民淳而  
寡求士美而好學旣欲阜安其俗必資渠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  
乃荷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黼座之知屢

試盤根之用德星所次民瘼一消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昔年  
報政卽聞五袴之謠某久去鄉關繆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  
欲致蘋藻之誠

又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陞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爲儒者  
逢時之盛蓋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折衝  
樽俎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竝堯舜德合皋  
夔學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早游廊廟聖主有得賢之  
稱慙屈江湖天下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

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與壤代北勁兵  
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分闡敦詩說禮孰知卻穀之良賣  
劍買牛行安龔遂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備員金穀之司誤蒙甄  
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嘉同部吏欣望履之有期預想屬城  
恐賜環之將至

又

伏審遠揚大旆已屆提封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  
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夷屹長城之千里拊循將士爭挾纊於  
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造天人入則論道於

三公之間出則爲連於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尊  
豈惟輟頗牧於禁中蓋欲試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邊  
吏畏威諸羌受職買臣歸郡陋印綬之私懷光弼入軍歎旌旗之  
改色某繆持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橐  
韞於道左實同僚吏喜被風聲

又

光奉綸恩寵移使節輟從漕計榮領憲司伏惟歡慰恭以天子訪  
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黜  
陟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舉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



余川集卷之二  
之能上分宵旰之憂旁助風行之化凡被選庸莫非俊良謂宜推  
廣好生之心是以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  
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緩刑平獄昔已著張廷尉之風積穀屯  
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恩還舊物事類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待  
某繆膺使指遂忝交承旣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又

顯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橐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瑞石效  
珍克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旣受無疆之休必舉  
非常之典煥然異數遂逮老成將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爲臣之

美昔潁川鳳集猶疏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尙紀承流之效矧此圖書之異實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閭與名重指紳素專國士之稱久預巖廊之選龔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王謝風流今觀傳家之慶行拜十行之詔入參兩禁之嚴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遂受知於宣室

又

顯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庥舉增勸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搢紳所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閭與言中謀猷聲名

早達於展旒才刃屢更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冤掌計逾  
年賦不加而用足田野旣闢而湟中穀滿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  
遂寬宵旰之憂勤自契聖神之知遇宸奎寶翰下雲漢之除書東  
觀石渠協儒林之公論某掃門有素賀厦宜先屬彊守之有拘預  
賓階之莫及空慙尸祿行且及瓜疲駑久玷於使令罪戾獲全於  
終始齒牙借譽昔已濫於登龍羽翼生成今益期於附驥

又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  
嘉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間久試草木無不知名晉國

薦臨旌旗爲之改色  
蹙屈中臺之命以寬北顧之憂  
豈特均勞實資臥護  
敦詩說禮孰居卻縠之先  
緩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  
某濫若使指託庇輝光  
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斜川集卷之二

眉山蘇過叔黨氏著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九人者畧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堦定從於跬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值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值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擒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

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過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肯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已不以衆人遇我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尙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舍

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下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污搢紳不可湔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叙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霑寸祿之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埽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轅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掌某窮困如此安得不徃告而



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已而已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善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况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閒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耻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聳驚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

告生者無所芘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  
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  
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故所得爲最詳若默  
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  
甲盾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  
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  
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  
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  
間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

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曳甲胄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何以堪之乎且既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魍魎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既得之而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

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紆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徃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置蝮虺於几席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沉香

吉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真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絕黎人之權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破其背在足而穴其胸

也今黎人特小小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餅之隙忘一炬燎  
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  
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聚百人之徒  
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發斂之資十日之糧豈  
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且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  
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  
質刼之患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樸  
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  
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責其賄賂忿而無告

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  
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  
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  
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  
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  
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  
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  
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噉者賊貪而不叛也朝  
廷若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巨室不



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使齎金帛入諭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壅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啟邊釁也蓋扞擻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捶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

其山川險阻耐其風土瘴癘更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  
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况此小醜何足道哉  
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  
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夷門蔡氏藏書目叙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聃爲柱下  
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世學士大夫蓋得觀其書  
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  
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

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鄭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  
先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凜然於  
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  
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  
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  
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  
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  
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  
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

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  
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  
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  
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  
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  
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  
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  
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  
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

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叙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此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旣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廡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

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避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間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而吾兄敝衣緼袍剗去圭角乘欵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已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徃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間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一作履徃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髀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

當念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  
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送參寥道人南歸叙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蹏齧必馬  
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  
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  
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  
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脅肩諂笑  
勞於憂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

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  
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韋汨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  
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任文  
求富貴以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  
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媿余於交遊之間信然凡平日務爲  
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  
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  
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  
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



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沉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竒禍幾死今未知所勑旬子一言余日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礪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遊天下批大郤導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叙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黃霸自二千石入爲丞相聲名減於治郡僕以謂此才有所短不足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才則美矣抑子文君子也至於立威以舉事務殺以爲能儒者又所不爲子玉真不學無術哉世之士大夫少誦古人之書蓋將終身以之也大畧出於孔孟者雖無能世必稱爲長者出於申商雖竒才世必指爲薄夫學之移人有甚於齊楚之咻漸摩習熟不自知其爲巫匠也秦人任刀筆吏其敝無惻隱之實故虎圈嗇

夫以利口見用則仁人君子慨然爭之此風安可倡哉今國家專用儒術政尚寬臧風俗日趨於厚刑名之學措紳先生絕口不論以經術潤飾吏事彬彬然稍出矣衛人孫君海若則其人也以儒術佐忠武軍幕府官滿改中山安喜令欣然而往或笑其抱王佐之材不能干時取富貴反自苦於簿書期會之闕將爲鄉遂里正分別曲直不亦勞乎君曰不然吾讀書學爲政也有民有社斯足以發吾平日之藏矣何勞之有君之大畧溫文深厚不見喜愠貫穿六藝而尤長於春秋蓋少時非孔氏孟軻之文章則他書不觀也如清廟之樂鐘磬琴瑟鏘然閒作鄭衛桑濮淫哇之聲何自作

焉持此而游朔方將使獷悍木強之俗變爲禮義廉耻之風僕又何言哉然中山府昔吾先大夫之甘棠也山川平易控制北虜獨無闢防之阻先君嘗論南北守盟朝廷之德甚厚也而邊臣翫習無事武備少弛則非以稱吾君委寄之意邊民有善騎射耐辛苦上下山谷得虜之長技者所在千百自爲屯聚以衛親戚墳墓其來遠矣儻能聞諸朝少有以鎮拊勞來之竝塞精兵坐獲數萬不煩縣官一粒之費凜然有長城千里之固則虜不敢動矣昔李抱眞守澤潞教民爲射官給弓矢而蠲其徭賦山東有警昭義步兵冠天下古人思患預防有如此者先君不果成而去願吾友志此

言訪諸邑人之耆老而以告夫元帥有志於經遠者此太平之長策也君爲縣令出入阡陌當得其詳僕是以爲獻

送范元禮序

高平范元禮始仕筦庫三遷爲州佐皆治潁昌余以占籍閭里得從之游將十年每見使人忘其鄙吝雖更僕而語不厭愈扣而德愈豐歲在己亥京師以協律召將行語余古有贈言子曷賦之余惟朋友之義子於我求其所謂益者歟抑損者歟多聞直諒則余豈敢善柔便佞子又旣聞而不取也使余何言哉且求子之失而不可得將箴而無所從則余何言哉古人韋絃之佩蓋扶所長而

救所短也和羹之喻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如醫者焉豈有攻其所  
未病者哉然子以好詞來余安所拒之吾聞魯臧孫有言季孫之  
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疢之  
美者其毒滋多誠哉是言也余於臨患難共禍福之際則見其人  
吾鄉有史夫子讀書不仕閉門養親不妄與人交人亦寡與之合  
面折人之短而爲人謀則忠益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云爾元禮獨  
與之厚善久而彌信以是知子畏美疢而喜藥石也余可終無言  
哉天下之患生於豫怠而狃於宴安富貴之移人有所不期而疾  
於影響子以妙齡而取貴仕捨參佐而游朝廷論思獻納行有日

矣然富而能貧貴而能賤從古所難以其安於習俗也自此而往  
當與天下豪傑者處翱翔翰墨馳騫功名爲之乏少而布衣窮閭  
之士有不可得而致者矣日聞所不聞一唱而百和稱於前而述  
於後適於心而悅於耳爲之乏少而朋友剴切之言有不可得而  
聞者矣則好惡習俗或與俱遷余切私憂而過計之也故於其行  
敢以是告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壽考之方  
疾夭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

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  
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  
然有不得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  
之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出師矣  
而壹頭一鱗讒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同豈非命也夫始其  
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  
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而水險若道於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  
日運糧敵必有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搯其咽喉所謂急雷不及掩  
耳此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則戰



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失事固有幸不幸耳曰千秋  
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

懷玉案此  
處有脫文

則庸夫得以藉口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

天下功臣莫不有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

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過

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之澤不斬於

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

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

腋兮九疑跨其襟領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

四塞兮雖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  
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誰梗問將  
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境嗟粵人之喜亂兮每覘吾之不警彼  
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  
靖下凌波之樓船兮驚絕俗之氣稟勢破竹之無幾兮倏迎刃而  
自定殲渠魁以懲慝兮釋俘囚而伸傲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  
而胥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鳶飛而告病何薏苡之興讒兮抱孤  
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孱主之聽瑩悲將軍之誰咎兮  
死青蠅於主聖眷朱勃之何人兮蹈樂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

之怒兮亦少慰夫未暝仰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  
而罪及兮掩大德於一青維鳩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所敬走千  
里之棗盛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名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之威  
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  
外家侍二親鐵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濶談仁義  
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留卒歲而  
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旬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

世而舅氏家無甌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於人者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睂目聆其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

遇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  
難違衆說而竟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  
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脣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  
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  
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始治息  
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  
鮮而取怨者多苟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  
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  
見而竒之每與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

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間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

鑑頭山之鳩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遇早卒次日先日光皆舉進士

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顓

缺字

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

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間嘗有不能於季孟間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

不肯束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卽謝病去爲兩蜀高人

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已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

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已大畧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

蜀之年公尙幼先君官於南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

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柰何公  
來錢塘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筯起從諸甥送公餘杭門外相持  
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志也後四年先妣卽世而公之沒  
相去無十年涓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  
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  
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  
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瓊  
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好德百行  
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古之逸民躬耕樂道以全吾



真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華門圭竇吾不日貧惟士也貴無慙於古  
視其與遊戶外之屢青神之原有墳其墓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會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  
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  
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  
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  
將作監丞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  
知鳳翔之扶風瀛洲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官通判

苛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  
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知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間復丁父憂皆不  
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任四十有四  
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靖深喜愠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  
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州旣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  
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得市而公自  
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殍黃髮垂髻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  
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留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  
人時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畧細故

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  
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卒加薦引  
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置  
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  
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  
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  
擾也大觀初太行有黥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  
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  
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畧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

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太行以寧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人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廩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日議升貢二日重守令三日經漕運四曰慎舉官五日罷權酷六日議財貨七日罷時估八日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畧矣久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撻

姦郡吏震悚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逮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  
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獻  
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  
民自以不寃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旣倦游慨然有歸志  
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闔門不治外事  
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煉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  
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侖字元量布  
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侖朝廷  
不從歎謂侖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旣得歸乃謝事以恩

授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  
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  
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繩尙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  
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  
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  
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  
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  
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  
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

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  
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間法者夫重於內者必  
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  
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間里講  
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壙  
云爾

孫志康墓銘

二人曰奉文表孫前以長平人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留  
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遊旣卒業歸

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間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  
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置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  
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  
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十二日  
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寡所合仕纔至尙  
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  
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  
於余家爲世契自鄙亂辱與之遊曩又同官於并門知之最詳其  
敢以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勰志康其字也世爲虔



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潯州大父師房故不仕  
父立節卽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  
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鄆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  
州太和縣八寶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  
高陽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崇福  
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明年乃以疾不  
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  
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已居官  
守正不撓以仁厚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

陽也精選幕府士薦紳間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黃公之婿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令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唱而無和也特安用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并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已以凌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

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常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邱墟草棘間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而所立如斯召

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辨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竒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卧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窀穸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風

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  
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過至  
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真有子哉以某年月  
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  
貢之水山川秀竒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  
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聞出則或梔晚遊諸侯遇其所  
知翔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  
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賢愚斯判斯人云亾後生不見我  
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銘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罷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尚矣  
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  
則以威疆場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  
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  
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  
於羣兒不好戲弄旣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  
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畎畝間也會國家招置新軍公卽自詣太守  
請補其缺太守馮公憚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留

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衛太守卽以公應詔遣之日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溢欲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曰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

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留而不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間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夷虜之情狀山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慮勝而動



忠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有旨召詣闕陞對稱旨卽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草以政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真定府元世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沉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賙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畧盡屬纊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

初不知兵猝然見竒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  
觀其人竒麗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  
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  
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  
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  
次曰靖忠翊郎孫男四人昂昂皆承節郎昂承信郎季未名孫女  
五人尙幼過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旣歿一作其  
沒也其子  
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  
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實之生公在內朝王之

瓜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  
旅既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不貪天功邊邑以寧  
子孫緜綿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有

一無君  
有二字

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

不敢以其位

一作  
貴

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亟餽

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

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尚氣節不

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蓋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  
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  
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徼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  
大慙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  
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  
往汝穎之士爲之缺二字過與其子燕遊燕又稱其處兄弟之間有  
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  
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蔬食杜門讀書  
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

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悅，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蚤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矯矯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需交遊，稱

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竊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免解  
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  
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竊曰闢開女一人適孫媿故資政  
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竊來請  
銘銘曰源遠一作深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  
似一作以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已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

...

...

...

西八月二十五日...

...

...

斜川集卷之三

眉山蘇過叔黨氏著

士燮論

懷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

坡集無之字

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

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

軍

坡集師

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

子反隕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

殺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

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

坡集無雖字

聖人所



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

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

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

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所

悔不然坡集無不然二字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

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坡集不悟者天

絕之也今夫坡集今夫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

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

不過數所得者微故所用者坡集無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

金耳

者字

獲者終日勤勞

志而喪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返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業

豈可得耶

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

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

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於布衣

坡集云漢高帝之得天下親

肯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

坡集既

定天下復有平城

之圍故終其身不事四夷民亦休息

坡集云不事遠畧民亦不勞

繼之文景不

言兵而天下富

坡集無天下富三字

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

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

未三十卽大位

坡集無嘗自矜日至卽大位二十二字

故瘡痍未瘳

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

無故瘡痍未瘳句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

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啟治

亂之兆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有矣

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

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

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

以使之也夫昔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

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

所以二字從坡集補

不得不諫諫

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

使其二字從坡集補

不死則厲公逞志

必先

坡集有圖字

於范氏若趙盾矣

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

趙盾雖免於死而不

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

懷玉案此篇見東坡集題曰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藁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啟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

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會稽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

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

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

坡集作曾子

顧禮之未易簣於病革

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日事

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

乃瞋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

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

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本之違

父命藥石也哉

蕭何論

論曰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真受賈人之金亦不責也陳平請金四萬觔以間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蕭何強賤買關中田宅以自污上心乃安又何責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爲此繫也其爲子孫謀也深矣盧縮與之同里閭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則以反聞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鎮撫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於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

之民知有何而已縛淮陰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卧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匆匆有動搖之情是劉氏之澤不遠也得不得不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職事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虛歲非特君疑臣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間蓋亦自危哉賈生有言韓信最強最先反愚以謂不然信之英傑不能爲人下者也雖居



關中猶欲以囚徒反豈國大兵疆使然哉蕭何留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素謹畏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跣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是紛紛者有愧留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尙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

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莖乃葉異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間非有道之士孰可以况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

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宛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響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旣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

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耻其不及其爲  
瑞也豐矣故子皋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潁谷封人食舍肉而莊  
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  
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  
之

記交趾進異獸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  
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  
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  
人之物徃徃蕃衍於深山大澤間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

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噫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進取日天  
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于淵獸伏于榛蠶之  
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性則存且非獨虫魚然也楚之  
橘柚不植於燕代晉之棗栗不繁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繫物性  
之南北况於人乎余蜀人也少遊三晉之間矣秋冬之交朔風蕭  
餘山童澤枯墮指折膠陰山之雪三歲不消故其生實瘠而不窳  
畜馴強而不乾人亦剛而多勇壽而碩堅膚拆面殷足胠手胼爲

霜雪之所凝凜其質之歲寒而五嶺之南夷獠雜居天卑地溽山  
盤水紆惡溪肆流毒霧蒸噓晝避蝮虺夜號鼪鼯草木冬花霖潦  
長濡星隱於氣日見於晡故其民多重腿之病寒熱中膚非耄而  
偃非蹙而扶而僮耳者又在二廣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飲  
語言不通狀若禽獸旣噀且聾海氣鬱冱瘴烟溟濛而子安之豈  
亦有道乎且夫君子之修身也病沒世而無聞故其躡屣而取卿  
相脫輓輅而缺封君季子從成而得印范叔計行而專秦相如進  
乍而趙重毛遂捧盤而楚親或刀筆以自奮或干戈以策勲脫穎  
者富貴陸沈者賤貧希掄揚於鼎彝恥湮沒於埃塵古人有言歲

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鐘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  
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  
不遺蟻蠶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  
爲朝暮螻蛄以春秋爲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况吾與子好惡  
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粵棄遠  
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  
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栢  
之後彫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子乃以晉楚  
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厲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

釋子之惑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瘵生意靡息冬緜夏葛稻  
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績藁爲衣藝根爲糧鑄山煮海國以  
富强犀象珠玉走於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勉於農桑其山川  
則清遠而秀絕陵谷則縹緲而峴鬱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  
宅吾蓋樂遊而忘返豈特暖席之與黔突也哉若夫紆朱懷金肥  
馬輕車固人情之所欲得也而况金石之傳不朽之榮爲主上布  
德澤於斯民拊四夷而賓不庭固非獨善其身老死邱壑者所得  
擬也然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枉尋者見容方柄者必憎而自  
古豪傑之士有不能閭閻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

而得全者蓋無一二也彼大人者皆然觀之顰蹙遠引况以樂爲  
樂耶世非不知得士者昌失士者危然患難或可以共處安逸或  
可以長辭子胥不免於屬鏹范蠡得計於鴟夷蕭何縲囚於患失  
留侯脫屣於先知敵國亡而信烹劉氏安而勃疑故介推避祿於  
綿田魯連辭賞於燕師接輿長歌於鳳鳥莊叟感慨於郊犧僕無  
過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馬之羈勒鷹之韝絆寒心久矣方  
長鳴於冀北覩阜棧而知懼擊鮮肥於秋風又何變割之足顧哉  
蓋嘗聞養生之粗也今置身於遐荒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  
寥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於渺茫想神仙於有無此天下之至樂



也而子期我以世人汚我於泥塗貪千仞之鷲輕隋侯之珠子以爲巧我知其愚客愧且歎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徃二毛而歸蓋嘗築室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潁水偶發書篋得舊稿悵然感歎小兒箒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忘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

東交門箴

懷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爲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  
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  
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於國亂常旣不  
能戮反以爲好予飲予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鬻拳是  
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  
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  
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慙斯闔蕢也揚解杜舉

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無貳宣室東交實同而  
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  
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爲銅五千斤未期年而成蜀人蘇  
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  
破愚癡鑿熾勇猛火出智慧銅戒定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  
就法器置高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嘗作佛事警昧悟龔覺迷  
歸正以慈悲體有扣卽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煩惱滅

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塋於郊敖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留作佛事薦冥福衆不捨去遂薦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  
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惟先塋有托於光其何以  
辭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  
十五卽出家禮僧交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

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戒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  
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厨廩皆具備而從學者  
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間能覩見諸天人相  
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  
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  
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刻於碑  
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相訛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  
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卽色而觀  
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宋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其子有文  
在其手曰友以異端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  
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膳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  
肱生而甚似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  
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膳者吾通守潁昌釋奠宣聖爲亞  
獻膳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膳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哉蓋爲

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覩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予矍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彌膳曰元禋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於人夫旣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終身卒困於逆旅志抑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嗚呼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

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  
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  
一蕪而一薰橫江潭之鱸鮪豈溝瀆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羅此  
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澗水之濱  
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  
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秦山  
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歸然而獨存忽山頽而梁壞何蒼  
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佑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  
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



來訖於并汾恨易簣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誓  
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  
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竟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  
時者商賈然壘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  
雖有飢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  
資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  
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禍危先君卽

世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整圓枘  
公獨見私倒其廩困決其藩籬我唱子和終日不違日我有財汝  
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委蛻而行藥不待醫惟仁必壽天不  
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簣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  
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想其音聲欬然在帷庶幾英靈舉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素紫糝糠詩書如商賈然資舟與  
車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  
掇其英華耻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蓄以畜既耕且種且穫且儲雖

有水旱孰知羸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  
試吏遄迴闕迂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嫗癡孤毋或傷  
之同吾體膚去惡無疑利吾耰耜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亦不吐  
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端居左墳右典東  
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雉雛嗟余通家三世鄉閭臭味旣同婚姻  
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隱几而坐骨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  
途望哭其堂若見巾裙搢紳涕洟塗巷欷歔聊陳一奠徃致生芻

襄澗亭上梁文

門外有湖獨跨一城之風景岸邊無屋難包四面之煙光雖撥掉

以可航柰狎之靡定用涓嘉臘載舉修梁野處老人學道無成  
讀書粗遣遭遇四朝之明主周旋三紀之從官人生七十古來稀  
况鄰壘齒水擊三千搏而上寧復壯心幸足跡未倦于驅馳而服  
力尙堪於登眺乃眷寬閑之野本爲莽眇之區久嗟領畧之太遲  
敢惜經營之小費先成畫舫戛然浮漾於中流茲創笠亭正爾鋪  
張於佳觀值慶橋之改作參枉渚以函通輪蹄因是以娛嬉士女  
相招而和會東阡北陌窮賦詩把酒之歡南浦西山挹捲雨飛雲  
之勝朝游暮反于以舒憂寒徃暑來不妨養性瓊圃起前魚之歎  
雲莊興退鷁之譏姑取足於鷺巢顧何嫌於鶴怨棋坊在左酒肆

直南坐隱手談或留連而竟夜清明寒食想歌舞之酣春爰代工  
師戲呈韻語 東慶善橋虹自在通吞卻玉湖成一派細尋山色  
有無中 西筵桂高樓望卻低示病維摩元不出秋風花月使人  
迷 南亭影參差照碧潭旋插柳枝三百本他年烟雨正麤麤

北此去吾廬纔咫尺良宵正可百回來借月留雲邀夜色 上縹

緲丹霞千萬丈但知天上是神仙不羨人間真將相 下采鶴飛

翔如繪畫誰能拚得一生閑來結山翁香火社 伏願上梁之後

棹聲不斷楫唱相聞留客烹茶兼盡奕棋之興呼童益酒更成墮

幘之歡凡我同盟其茲勝賞

江天上梁文

鄱州澤國楚地名邦民物阜蕃有山水禽魚之樂人情樸愿無陂  
池臺榭之娛誰知隱莽之邱乃得寬閑之野天憐此老日逐斯游  
野處老人年過七旬仕嘗三黜黃梁入夢每慙四禁之清碧瓦照  
城坐占兩園之勝睎茲東圃實傍北門經營不輟於歷年指顧盡  
諧於佳趣呀然成谷宛一壑之神剗幽處生雲歎三峰之匠巧北  
升高阜復翊新亭閣山蟠踞以南臨芝嶺暈翔而後鎮萬家井邑  
近列目前百丈桅檣遠從煙際結廬在人境豈嫌車馬之喧恣意  
買江天寧復藩籬之限戲裁長句以侑修梁東買斷江天景不

窮萬樹碧桃開未遍神仙應在此山中  
西旋鑿方塘著淤泥種得芳蓮千葉盛  
他年擬作釣璜溪南春著人間醉欲酣天際歸  
舟誰認得滿城烟柳正毵毵北處處亭臺共燕息  
士女如雲任意來芝山自此無顏色  
上落絮游絲春駘蕩寒食清明十日晴  
危欄倚遍成高唱下勝事清時無論價  
只有丹青可作圖范寬老去誰能畫  
伏願上梁之後優游卒歲安樂延年釀酒千鍾不  
怕臨川之客種花萬本或招鰲洞之仙  
凡我往來共茲慶快

鄆城縣遷土地祭文

案此政和七年  
官鄆城縣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

冬奉勅宰是邑旣至環視公宇墊隘圯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  
勅書欹傾將壓不可枝梧吏舍半房戶外如列塗肆政令之出入  
不可譏禁案牘之存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  
居處上漏下溼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八萬會部使  
者按漕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徙勅書樓稍南盡  
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牢  
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親闔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  
力不置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  
先於奉已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



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  
新斯廟非獨以荅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煬竈之所薰燎腥穢  
之所污黷神黨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  
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願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廷博案元符元年叔黨尙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仕此二首似亦代人

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  
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  
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爲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寬之請威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旣槁消厲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奠以鑿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責安  
逃是用窮呼神天並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爲散沴氣之滯淫  
拯秋成於日暮吏民拜貺其或敢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神惠養於  
黎元爲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饉爲豐年眷茲默宰  
之功敢怠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戒無忘

又

鄙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霖雨茲以病告冀獲開霽曰

騶而賜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則豐我報良寔薦以  
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泥塗稽人  
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尙多民亦何辜吏實不德惟神宰  
制造化開闔陰陽願興從欲之仁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  
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

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  
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志躬餞歸途罄佛事以酌初心  
瀝丹誠以祈後效伏願神踪返旆靈液回川尙憐涸轍之氓無廢  
爲霖之志請命上帝速赦雷師轉凶禍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  
懇求於魯號庶少荅於生成尙饗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重出

恭惟至上欽崇天道敷祐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浦鴻恩於率  
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  
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竊以人窮則呼莫急於死生之際旱旣太甚蓋將有溝壑之憂爰  
自去歲之冬迄此季春之月時雨未降常暘爲災念禱祠山川之  
勤本州縣守令之職恐精誠之未格致德意之或違眷言畝畝之  
人何負神天之譴麥禾告病農末俱憂餼糧將絕於嚙喉飢饉繼  
之以盜賊賦歛有常而無損死亡必至而何逃此豈上天好生之  
仁亦非龍神廟食之福恭惟孚濟之號祀典所尊合於天心實司  
需澤棲神靈於潭洞凜號令爲風雷變化出於須臾豐凶在其可  
否儻遂一夫之私請敢勤十日之來臨分涓滴於瓶罍遍膏澤於

田野救此流離之厄盡歸肉骨之恩當以佛乘仰答靈貺

禱雨懺文

今爲亢陽不雨害於麥禾迎請龍王未獲感應輒自思惟誰執其咎此皆閻浮衆生造罪深重身口意業及貪嗔癡包藏禍心損人利己不忠不孝欺天欺神昧其本心造成重罪降鑒不遠何以召和氣之祥積惡所薰自然致天災之報膏澤未降農未俱憂飢饉將興死亡必至謹發誠心恭請法師寅公誦戒懺悔又請長老演公爲作證明投誠佛前求哀作禮重念人有自新之路佛開懺悔之文儻能易慮而洗心尙可赦過而宥罪一意悔過更無他辭已

造未來今悉自懺願垂慈愍副此禱祈變罪垢爲福田施法水爲  
甘雨救此焦枯之厄庶免流離之災

祈雨祝文

重出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需鴻恩於率土稱  
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曩昭鑒於  
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又

此非祈雨文  
別當有題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祐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需鴻恩  
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



昭鑒永孚於休

書張騫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奕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奕者何哉適於已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懼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已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已之效也漢武帝藝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

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  
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  
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  
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  
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  
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城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  
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  
狗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  
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亡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

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園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  
瓊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  
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  
延齡以哀刻進憲宗旣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  
鎔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間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  
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  
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  
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  
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蒯聩亦死於呂姜之鬻夫豈有

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閎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闇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錯號稱

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况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卧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亡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匕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

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  
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  
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亡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  
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鬻拳懼君以兵君子猶  
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  
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  
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

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  
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  
隱顯不足以譏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  
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  
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也陽春白雪之歌  
出豈容闖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  
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間自  
謂能是正其非倔强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  
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

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元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  
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  
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  
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間以文鳴者  
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  
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  
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肯戰曰公能行



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卽爲書  
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日上以謝君父下  
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  
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烏喙而  
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庶  
幾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時成都戍  
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  
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  
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至儼

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  
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亡而吾存赤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  
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柰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  
民財得兵千人出城一舍伏之是暮賊憇伏所期以且攻城士方  
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  
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  
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  
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  
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

一方不陷於叛逆宜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  
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  
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之兩全哉昔宏正遣  
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  
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  
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况父子有恩於魏  
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成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  
雪宏正之冤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  
之功乎萬有一死憲成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

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發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仗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亡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者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

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  
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  
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勤以爲陛下家事  
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  
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  
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豈  
其然乎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志東山故

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於嵇阮間大抵能脫  
畧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  
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日之雅薰猶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  
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邱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  
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歌一篇  
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  
幅巾野服坐山林間埽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真知浮  
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  
之隱几者也余畧爲之一辨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軍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間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驚喜以相見爲晚而公肩犯簡書之畏卒留十日而後行嗚呼真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蠻遁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者况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

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  
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畧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  
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論道商畧古今自恨  
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  
方面蓋將以功名諉焉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  
不可得非養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  
讀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宜和辛丑三

一作



二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井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死士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虜所憚昔

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  
椎牛養士士卒思奮而纔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  
牧選士出竒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  
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  
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王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間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  
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  
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

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誦不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  
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蹙復伸又有君  
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蛇舌相純  
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持三日疾愈此皆近  
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纏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  
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  
官并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  
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  
以信悟人除世間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

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肓乎